

愚谷文存

愚谷文存卷之七

海寧 吳 騫 槎客

金鐔鐔于辨

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鐔和鼓康成注鐔鐔于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騫按金鐔與鐔于形雖相似而所用不同疑當微有別故賈公彥疏以金鐔金鐔金鐔爲大司馬在軍所用而金鐔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南史齊始興簡王鑑傳什邡人段祖一作祚以鐔于獻鑑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簫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

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鐔于以手振芒則其聲若雷清響良久方絕古所以節樂也又北史斛斯徵傳樂有鐔于者近代絕此器有得自蜀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鐔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格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竊疑金鐔乃樂中和鼓之器而鐔于軍中和鼓角之器故國語趙宣子曰戰以鐔于丁寧倣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就鳴鐘鼓丁寧鐔于秉鐸韋昭注鐔于形如碓頭與鼓角俗刊本國語脫角字宋明道本有相和至金鐔如攷古博古等圖所列雖有龍虎龜魚諸形然皆如鐘之甬

印之鈕初無孔竅可以水灌又何從注芒筒而振將之

今此鐔面有弓戈及宜子孫字其爲祭祀禮器而非軍

中所用灼然可知

仲魚孝廉疑鐔于乃金鐔之大者如衣之大掖者爲諸于鐘之銑間謂之

于謂其口大其徑于然也說見綴文

又按說文鐔矛戟松下銅鐔也詩曰

公矛沃鐔音徒對切又曰鐔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

磬也据叔重說不以鐔爲淳于而以鐔爲大鐘淳于之

屬云應鐘磬不云和鼓亦與周禮微別且今注水振芒

之鐔于其制亦無可攷東坡志林謂記者能道其尺寸

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

爲可恨事予故復作是辯以諗于博古者

孔氏漢銅尺記訂譌

孔名尚任其三尺記攷並見湖海集

江都閔子義行博雅好古所藏銅尺一朱碧繡錯爲賞鑑家所玩余旣得之乃不敢以玩物蓄焉古者黃鐘律歷疆晦冕服圭璧尊彝之屬皆取裁于尺而周尺爲準自王制不講鄉遂都鄙之間各從其俗于是布帛營造等尺代異區分遺法蕩然況禮樂之大者乎此尺有文曰慮虓音虓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虓乃五臺邑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考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歟

按晉書律歷志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象昇于冷道
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
鑄金爲尺之說又隋志載十五等尺漢官尺與晉始
平銅尺居第四等視周尺爲尺三分七毫今慮虜尺
旣與周尺等則長短亦不同也至云五臺邑五臺乃
隋改當云太原邑

漢代去周末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卽周尺之
存也聞之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尺寸之
度起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則尺之
取諸身者也律歷志謂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

爲尺此則尺之取諸物者也指有長短黍有巨細每不相符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

此段大槩取宋陳祥道禮書之說而曰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則孔氏之誤也攷累黍爲尺起于東魏公孫崇劉芳元匡三家然紛競久不能決後高祖復自用黍以定銅尺詳見魏書律歷志此卽後魏後尺而不名黍尺惟宋聶崇義被命脩禮書及禮器圖因準前代制度造指黍二尺以進凡冠冕尊彝用木之類用黍尺圭璧琮璜用玉之類用指尺是宋以前未嘗有黍尺指尺之目至側手爲膚按指爲寸何休公

羊傳注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則大戴記文

亦見家語

此尺取指取黍固不能定今以余中指節量之適當一寸無毫髮差及累黍試之正足一百何指與黍之偶符若此耶

考古累尺之黍出上黨羊頭山所謂鬻黍乃一稭二米者絕不易得後世阮逸用大黍鄧保信用長黍李照用京縣秬黍皇祐用烏圓小黍用各不同不知東塘所用者果何等黍耶又阮逸以縱黍累尺胡瑗以橫黍累尺東塘所累者縱耶橫耶至于人之指節此長彼短各有不同宋崇寧間魏漢津請以人主指節

定尺後人頗以爲非矧常人乎故欲定古尺必以古
器驗之方爲無失今此黍指皆不足以定周尺也
廣一寸厚五分重抵廣法十八兩歸之闕里凡造禮樂
器皆準之準周尺也

周尺攷訂譌

虞書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綸莫
定迨六朝割裂之餘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不等當時調
鍾律測晷景及冠冕禮制用小者餘公私俱用大者宋
人攷定制度集古尺法爲十五種曰周尺曰晉田父玉
尺曰梁表尺曰漢官尺曰魏尺曰晉後尺曰後魏前尺

曰中尺曰後尺曰東魏後尺曰蔡邕銅籥尺曰宋氏尺
曰隋水尺曰雜尺曰梁俗間尺

右十五等尺乃隋時所定其詳見于隋書律歷志此
宋人所祖也

而必以周尺爲之本蓋非周尺無以定諸尺之失蔡邕
獨斷云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何以知
其八寸爲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寸爲步司馬法曰一舉
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儀禮注武跡也中
人之蹟尺二寸五武爲步步六尺故禮書以周六尺四
寸爲步又說文曰伸臂一尋八尺徐鍇曰六尺曰尋小

爾雅曰四尺爲仞倍曰尋包咸鄭康成皆以仞爲七尺應邵以爲五尺六寸顏籀曰八尺爲仞取人臂一尋語爲山九仞釋文曰仞七尺孟子掘井九仞注仞八尺然皆不越乎八與六之間故禮書以周六尺四寸爲尋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兩足步之如是兩手尋之亦如是按禮記周尺鄭注周猶以十寸爲尺六國始變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然亦非也所云周尺八寸者蓋以當時所用尺較周尺之長短止當八寸故云周尺八寸而非但用八寸也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于鎮圭言尺有二寸則是周

之長尺有十寸周之短尺亦有十寸

按考工記璧羨度尺注謂縱一尺橫八寸天子以爲量物之度先儒言周有十寸之尺有八寸之尺其說紛綸莫定意其制皆起于璧羨蓋十寸之尺取其縱數八寸之尺取其橫數也至于圭言尺有二寸尺有五寸案大琮言十有二寸者亦自不同蓋圭製圓其形象天案與琮皆方其形象地于此亦微寓天尊地卑之義與

文公家禮言古尺五寸五分周尺七寸五分則又以宋時布帛尺較之矣耶瑛曰周八寸爲尺秦比周七寸四

分前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豪

前漢官尺未見前紀考郎仁寶類稿歷代尺數有漢官尺而無前漢官尺蓋漢官尺卽所謂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者東塘誤增一前字致玉律所度之尺反落空輒復疑後建武銅尺爲卽建初展轉錯謬矣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

原注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

後漢官尺疑非建武

由上漢官尺上誤加前字故此注中復增後字不知其與漢銅尺記頒郡國謂之漢官尺之語先後不符矣且晉荀勗揆校古器第七品曰建武銅尺又隋志

建武銅尺與周尺劉歆銅斛尺祖冲之銅尺荀勗晉前尺此五尺大略相同列爲一等是建武銅尺相傳已久何所復疑況漢官尺校建武銅尺當尺三分七豪二尺故自不容相混也

三國蜀吳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豪

七豪隋志作七釐文獻通考同

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

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原注

世說田父于野中得周時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

尺七分二釐

後晉當作晉後尺隋志通考竝同

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

梁表尺隋志比周一尺二分二釐一豪通考同

陳尺同後晉

後晉當作晉後尺

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釐

五寸八釐元黃鎮成尚書通考作五分八豪

市尺與後魏後尺同

市尺上疑脫後周二字

隋開皇官尺同上

原注市尺官尺皆鐵尺

萬寶常所造木尺比周

一尺一寸八分六釐

原注以前多銅爲之至此用木

此最郎瑛之陋而東塘亦未之深攷按隋志云今太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黃鐘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鐘羽也故謂之水尺律又按志凡五行金木水火土無不有尺蓋以長短定名不必因其何所製而名之也卽以尺之質而論則吳孫皓時得銀尺晉田父得玉尺梁有鐵尺後周有玉尺至市尺與開皇尺又自注云皆鐵尺矣何以復曰以前皆用銅邪

唐尺與古玉尺同

原注正觀中武延秀爲太常得玉尺以爲奇玩獻而失之其迹猶存所定

得六
之五

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唐正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
升合咸得古數詔以其副藏之樂署至武延秀爲太
常卿以爲奇玩以律竊按律上疑脫銅字與古玉尺玉斗升合
獻之開元十七年將攷宗廟樂有司請出之詔惟以
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竊按文獻通考云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
皆藏于大樂署其斛稱皆有銘又有匣朱漆題稱尺二字於
上尺亡其迹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
據此則尺之亡似在宋時故曰以今常用度量校之
尺當六之五原注殊不明此亦循郎瑛之失也

開元尺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五代世短多相
因襲志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
及宋二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

二景表尺二字疑衍文郎瑛誤以宋景表尺爲宋宋
璟表尺此璟字雖更正而宋字猶未去故轉譌爲二
耳

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
尺三寸四分元尺傳聞至長志無攷

按方回續古今考大元更革一尺有舊尺尺加五寸
又輟耕錄載至元間御史中丞崔彥進傳國璽牋云

其方可黍尺四寸又明瞿九思樂經以俟錄言郭守敬創授時歷其尺視市尺僅得八寸最號得中卽今欽天監景表尺是矣觀此則元初尺雖加長至禮樂度數未嘗不準古尺亦無難放而知也

明部定官尺皆依家禮布帛尺凡田畝布帛營造所用悉同雖南北稍有參差然必以部定官尺爲準五尺爲尋十尺爲丈一百八十丈爲一里五尺爲步十尺爲弓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茲建初銅尺當明初用官尺七寸五分明所用官尺卽宋布帛尺也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固知銅尺與周尺無二周尺八尺爲步八尺爲

尋今以銅尺較止足六尺六寸五分或者今人身短小故步尋較古減一尺若用明官尺六尺爲步六尺爲尋而銅尺乃足八尺之數若再分銅尺爲八寸更益二寸則是古十寸尺當得六尺四寸之數

按明時官所用尺亦未必盡依宋布帛尺萬歷中宋繡著四禮初稿其鈔尺圖注云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弱鈔尺者其長準大明通行寶鈔也今裁縫尺近之設明尺一以布帛尺爲準則鈔尺視周當得七寸五分何以止六寸四分弱耶又鄭世子樂書列三尺一鈔尺二銅尺三曲尺注此尺營造所用可知明

時非專用宋布帛尺矣

我朝丈田稍增尺數每尺加一寸以明官尺五尺五寸爲一步尋而銅尺又當用七尺四寸矣去古日遠遺法莫考幸得漢銅尺與周尺相準歷代制度了然無疑因詳書之以俟後賢參攷焉

周尺辨訂譌

世儒考制度皆本周尺蓋三代損益惟周爲詳本之是已然亦何所得周尺而本之哉或者皆臆說耳宋潘時舉注家禮日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爲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攷周尺之長短故也

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注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時舉舊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居其左以周尺較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因圖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于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余觀家禮三尺圖各分十寸爲冊幅所限僅圖尺形而非尺準也其古尺圖注云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圖注云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

八寸四分三司布帛尺圖注云卽是省尺又名京尺比
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二分蓋司馬
公家有石刻本故其說可據今刻本已不可見而世但
以家禮所圖爲尺式豈知乃尺形非尺準也如爲尺準
何以短二寸五分之周尺與長三寸五分之布帛尺式
相等耶世儒紛紜傳會止據家禮之尺形余故知其皆
臆說也今旣得建初銅尺與周尺同周尺旣定何尺不
定因定曰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
六疑作四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

漢末尺不知何所指漢末惟蔡邕銅籥尺視周尺一

尺一寸五分八釐則建初尺當得八寸六分七釐若校開元尺止當得九寸三分蓋開元尺初不同周尺也

當宋省尺七寸五分弱當宋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余之能定者以有建初銅尺在也設無之此說亦臆矣

按居易錄謂東塘得建初銅尺後又得一尺定爲司馬文正公布帛尺顧尺考中未言及或得在作攷之

後耶抑卽前所云石刻圖而漁洋爲傳聞之譌耶

張渚鎮重脩獨山關侯祠記

窮古今之道義謂之聖賢極天下之事功謂之豪傑聖賢爲人倫風紀曠百世而縣之的豪傑趨仁赴義務斬企合于聖賢之軌範雖至蹈湯火就鼎鑊剖肝瀝膽洞胸截脰有所不避孔子稱殷有三仁又曰知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究其終也聖賢豪傑胥歸一途是以聖賢之道昭然與日星並垂而豪傑之士忠義之氣充塞兩間其靈威赫奕愈久而愈烈如漢前將軍關侯其尤著者也侯生當炎精末造奸雄競起皇綱

紛裂非不知國祚將移乃猶欲佐先主以區區之蜀艱
難險阻與魏吳相抗冀挽西日于旣傾扶九鼎于一髮
迫乎見危授命氣節凜然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而聖賢
之徒與自侯沒迄今千六百載凡在通邑大都下至荒
陬僻徼卽百家之聚數井之社罔弗隆崇廟祀水旱疾
疫齊禱肅虔應捷枹鼓其爵號宋世嘗稱眞君旣曰公
及王明萬歷中尊爲帝 國朝以來崇秩浚加祀典班
班可考茲曰侯者從其生爵亦昔人作碑例也荆溪縣
西南七十里有鎮曰張渚獨山踞其北山之南麓臨溪
侯祠奠焉自明迄今香火繁盛乾隆庚子燬于火騫嘗

揭來其地顧瞻廟庭蕪蕪弗葺祠祀闕然非所以昭誠敬爰倡議合諸好義樂施者共捐金錢爲鼎新計里人史鳳梧余价成力任董役于是尅日庀工經始于乾隆癸丑落成于嘉慶壬戌凡神宮殿寢規制視舊加擴今而後庶其可以妥神靈而閭閻闔闔均獲福佑矣考張渚古鎮一曰桃溪宋有張氏聚族而居乃南唐門下侍郎居永之裔建炎中岳武穆王征戚方屢駐師于鎮嘗館張大年家有題屏書詳雲麓漫鈔明盧忠肅公象昇故居卽在祠側公少日每過祠必入肅謁慨然有慕其爲人二公公忠大節炳耀史冊與侯後先輝映故老相

傳侯竝嘗顯著靈蹟是鎮之有侯祠尤足繫風俗人心
之大者且以岳盧二公祔祠後寢爰爲之記而系以銘
曰惟天立極惟聖作則懿彼前型奕世載德侯實亶聰
懷貞履直絕羣軼倫丹衷悃悃報曹封金馘顏如豕孟
起非儔桓侯弟視益二成都鼎三分趾誓拯丕基還于
漢時天贊其會漢流濯滅敵潰爲魚我得而擊威震襄
樊功無不集庶幾蕩平滅此朝食豈期垂成疊構隣宇
蒙難正志義洽千古廟祀崇嚴普天率土鞠脰駿奔寧
獨川楚鎮惟宋舊實曰桃溪鄂國駐師灑墨淋漓堂堂
盧公哭誓七師墨經沙場荒園水湄前烈後賢齊芳同

躅仰止高山景行是服神昔顯靈佑我邦族忠毅一心
天日共暴桓桓桷榱式煥式塗春祫秋嘗風馬雲車桂
醕既馨民悅環趨貞珉敬勒永世弗渝

海鹽縣金牛山重立臯蘇二將軍廟神位記

海鹽縣臯蘇將軍廟舊在金牛洞側依巖架壑極峻嶒
之勢歲久漸圯里人鼎新之艱于攀陟移建金牛山南
麓以就夷曠且未悉臯蘇之稱號合二神像而一之爲
漢前將軍冕服落成之日漫呼曰金牛庵迄今且三十
年居斯土者幾不知有臯蘇之名矣竊嘗求其故址無
碑志可憑慮積久寢就湮晦爰請觀察秦公瀛題額仍

其故名曰臯蘇將軍廟而奠二將軍神位于後寢且爲之碑記庶後之修職方者猶可攷焉按臯蘇事蹟舊志所載間多異同唐陸廣微吳地記曰會骸山是陸華兄弟尋金牛處宋樂史寰宇記因之常棠澈水志則謂民人臯伯通兄弟逐金牛入洞忽不見今譚仙嶺下又有臯王廟海鹽縣圖經載金牛山有蘇驃騎廟蘇名舉字子羽東晉陳頊以忠孝稱食祿錢塘海鹽鹽官三縣封崇善王羽爲王麾下封驃騎將軍烏程侯竝詳咸淳臨安志宋高祖嘗夢其神梁時立廟今亦無存蓋臯王卽臯將軍蘇驃騎卽蘇將軍其合廟而祀也又不知始何

代迨宋高宗南渡有祭畢蘇將軍文亦見澈水志則畢
蘇之廟祀尚矣記曰聰明正直之謂神又曰能捍大災
禦大患則祀之二將軍當日皆有功德于茲土至今民
懷其惠水旱疝厲齊禱輒應可不謂之聰明正直之神
哉爰爲識其顛末用正流俗之失且係以迎送神之辭
曰

繫明神之懿典肇晉宋而弗祧緜千秋以代降鑿丹雘
于單椒新宮煥其鼎建松風襲乎蘭楹鬱燔蕭其旣升
兮里社奏夫靈簫神之來兮冉冉恍後蘇兮前畢迎神
藹芳菲兮春節霽芙蓉兮夏日晴秋鶴兮雙飛颺寒風

兮回雪御四時兮鸞輪荃不違予兮明禪詔金牛使前
道望霓旌兮縹緲辛巳車兮葯房蕙有蒸兮瓊漿神欣
欣兮樂康永錫嘏兮穰穰

送神

右臯蘇二將軍廟碑記竊旣得請于觀察秦公書額
而揭諸廟門矣而神位則奠于後寢近見新修嘉興
府志寺觀門載海鹽縣金牛山頂舊有金牛庵創自
石晉基址具存明初遷于二浪山之麓改建殿宇偉
麗年久傾圯 國朝乾隆三十八年里人張彥遠重
建出殷水遺聞以上所載金牛庵之說初未見于前
志竊按海鹽舊圖經云蘇驃騎廟在縣西一百五十

步今廢惟金牛山有廟尚存俗呼爲臯蘇二將軍廟其攷證甚明確而竝無所謂金牛庵者且彥遠之子靜倫親爲禱言之亦如此不知殷水遺聞何以鑿空爲金牛山之說重修府志又于壇廟門載蘇驃騎廟在縣西一百三爲三十步云云下注出至元志按海鹽仇志廟廢碑亦不存今海寧吳某重建神宇撰碑記按察使秦公瀛題額禱按此條尤誤邑中舊廟故址久迷禱又何從興創神宇府志所謂以無爲有以有作無顛倒錯謬不可不亟爲之辨俟畱心地志者亟糾正之庶不致譌以傳譌耳

夜明竹記

夜明竹者宜興邵孝子廬墓之所致也孝子名志珪字匡泰宜興萬二區九苞里人也生有至性幼習儒術好讀書以家貧去而務農養父母弱冠時父得危疾志珪憂惶不知所措至嘗其穢復默禱于天刲股以進父尋愈又數歲無疾而卒志珪居喪盡禮葬後每夕露宿墓側見者憐之乃作草苫爲庇志珪晝歸田作營甘旨奉母夜必往宿墓下風雨寒暑不少間迨母喪畢孺慕益切旣合葬仍廬于墓旦夕號泣墓旣荒僻深林密箐人跡幾絕嘗有毒蛇踞其臥所魍魎獻于旁志珪了不爲

動又嘗暮歸見物如羊當道叱之起去後人以燭至者詢之無有也久而夜明之竹生竹初生無異常產亦不甚修偉數月後籜解枝幹漸枯每夜輒有光熒熒然若熠燿之在蔥管碎之亦然天雨星晦益明自七月迄于冬始熄于是隣里莫不嗟異具疏志珪孝行請旌其廬大吏將以入告聞之亟自陳堅辭語甚懇事乃中寢然人以是益重志珪時蓋雍正七年也志珪以乾隆壬戌卒迄今又五十餘載罕有爲之表章者乾隆癸丑冬竹忽復明予求得一枝目驗良然藏箚中經旬不滅是時適重修邑乘里人因舉其事而載之孝友門嘻異哉聞

諸至孝能感動天地而致瑞應若靈之茹淡而室明丁
蘭刻木而淚出孟仁泣竹而萌苗王祥臥冰而鱗躍舉
憲憲在人耳目其他醴泉甘露珍禽異卉尤不勝更僕
數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又
按易震爲蒼簣竹離爲火火文明之象在豐之六二曰
豐其蔀日中見斗言日雖蔽于蔀而不能掩斗之光志
珪雖自甘隱約并晦其名而彼蒼終不欲使泯沒而無
傳于後故假草木之靈一至于再以彰純孝之行有如
此惜乎重修邑乘語焉而不詳故復爲之記以告後之
作孝史者

山舟記

山舟在雲間天馬山周氏園本元陸居仁宅之故迹介
機山橫雲之間林壑幽峭極擅勝槩山舟乃天然具體
無假剝剡其長可三尋而贏廣狹稱之中窅然以深容
數人坐高者几下者榻蓬櫓櫓窳靡弗具也石色或蒼
或白或如丹牖其遙望也鯨然脩整出沒雲際弄之蕩
乎越人之操乎近卽之則尾引回峰首臨巨礪峰鱗飛
瀑千赤從青林翠壁間屈曲縈紆建瓴而下直貫舟腹
潺湲晝夜無絕聲每山雨沓至羣壑響會猿鳥悲鳴與
百谷相應答斯時無異乘春濤而赴三峽震心蕩魄恒

惴惴有覆溺之懼逮夫積霤旣消碧宇寥霽樵風未興
輕浪不作惟見晴煙一縷冉冉自柁樓出則又疑晚飮
越中行矣宅之當元世隱居不仕自號雲松野褐諸名
宿多與之遊而楊廉夫錢思復二公交尤莫逆故其卒
也三人同葬世稱三高士墓宅之沒迄今餘四百歲園
爲周氏業人亦罕物色之予友荆溪任安上嗜古探奇
遊五茸必訪園中登山舟而四眺低徊歎咏不能去一
日于園側廢圃中覩石刻有山舟二字迹類飛白甚奇
古洗視署款則趙孟頫也不禁狂喜手搨數本歸俾予
遺錢塘梁元穎太史以太史嘗以山舟自號也安上又

云今周氏尚以山舟名其堂有董思翁所書額三高士墓距山舟僅二里天馬山卽干山以干將鑄劍得名俗又謂之燒香山云

蛟橋折柳圖記

昔人分攜之頃類有所述如出宿飲餞識其地韓侯顯父書其人竝著于三百篇而春秋鄭六卿之送韓宣子亦皆誦詩以見志下迨蘇李之河梁唐人之霸橋尤古今所稱道若旣著之歌詩復寫諸丹青使人每一披對恍親接其聲音笑貌而黯然銷魂之情態遂躍出于縑素之表豈非尤善于敘別者與予以癸亥初春赴錫山

廉使慧麓探梅之約間以暇日渡陽湖道鍾溪訪舊任
公臺下與故人樂數晨夕比其將歸諸君祖道于雲滄
山房雲滄山房者周子藕塘讀書處也適當東城之隈
蛟橋之潢水木明瑟雲壑幽迤卽席分韵各賦詩詞坐
中吳子菊畦夙擅繪事酒酣泚筆作蛟橋折柳圖以寵
其行圖中主客凡七八人其握蘭臨流而凝睇依依若不
勝情者爲任子澧塘蓋斯舉率先倡議者澧塘也別有
蒼顏鶴髮席地而坐手持茗盃一童子挈壺伺于旁者
爲儲翁靜齋稍後倚樹卻立袖懷新詞側帽以哦者爲
徐子海珊手楊柳枝臨風拂拂欲贈而未贈者爲周子

藕塘執便面隨其後如得句而喜見眉睫者爲潘子璜
溪璜溪之左擁卷肩差爲吳子菊畦而皤然雙鬢端拱
竝坐于靜齋之右者卽所餞之免牀山人海寧吳某也
時爲二月二十有六日旣罷飲予遂辭諸君挂幙而南
又旬日圖成適屆閏月花朝璜溪復招諸同好集澧塘
之澹和堂觴予于圖畫中一如在雲滄山房時同集者
凡十有三人後至者一人前此七人外益吳翁蓉庭萬
子香南汪子蕙畦徐子南舟周子潔庵蔣子夢吉潘子
於沅方子葆青各分韵賦詩詞爲竟日歡時人轉相傳
道以爲韵事憶昔李伯時嘗與諸名人一十有六人爲

文酒之社作西園雅集圖記流于藝苑顧諸名士旣別
之後不聞更有作西園重集者然則是會也人物之盛
或不及西園而諸君風誼之篤殆復過之故予旣補賦
分得之韵竝係之記以志弗諼云爾是歲立夏後三日
書于竹下書堂時年七十有一

風雨上灘圖記

予以嘉慶庚申暮春之初率羣從子弟爲白岳省墓之
行兄子衡照實從上已後二日冒雨涉江潮登舟渡羅
刹明日溯三折而東過富春始入七里瀧風日清美如
畫中行詰朝抵睦州蓋新安江行旅之艱無過于灘古

稱明灘三百暗者不勝數焉又謂一灘高一丈而嚴瀨其首也時操舟者八至睦更益以四方意其過多迨自嚴陵而上灘日益峻湍流日益怒不數里輒遇一灘灘之清雖曰潭不掩鱗而怪石森布或利若矛鋌或獐類猛獸可怖可愕非一狀洄瀾挾江濤衝激播蕩于其間格鬪不已則騰起數十丈砰轟震裂作雷鳴推篷四望惟見青山兩岸壁立萬仞挽人牽百丈于懸厓之顛篙師據雙肘貼脅于檣舷之外水陸齊力踰時移晷所進或不能以尋尺計不幸而遇風雨則雪浪排山天日翳晦咫尺不辨人色第聞挽者呼于雲中篙者應于潭底

邪許哀號與猿猱百谷聲相應答當是時舟中之客靡
不惴惴有湛身滅頂之懼而轉恨進艇之寡徒也溯自
錢塘至于休寧記程七百里破半月之功僅而后達旣
祠祀禮成復還于浙沿流西下一舟迅駛踰于奔馬凡
驚湍駭浪向之所苦者今且盡爲我用矣他日衡照屬
奚君純章寫風雨上灘圖予觀之曰嘻有是哉斯行之
艱也夫川途之至艱莫若灘至危莫若舟以舟之危觸
灘之險卽風波恬伏猶戛戛其難之矧加之疾風暴雨
之乘陵嘿對此景何異共坐烏篷底相顧而呻吟愁叱
時也雖然衡照之爲此豈無所鑒于中哉嘗讀易坎之

辭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也故于輿也爲多眚
于人也爲加憂惟君子爲能履險如夷懷忠信之志雖
歷三出三入之危而心恒泰然苟明乎此理則知上灘
之難爲不足憂下灘之易爲不足喜而適足以懼也不
然彼破浪乘風千里瞬息豈不誠快心悅志而聖人獨
曰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衡照自領賢
書三對南宮而不得志故書此以告之

愚谷文存卷之七

愚谷文存卷之八

海寧 吳 濤 槎客

西谿梅竹山莊圖記

予耳稔西谿之勝垂數十年思一理筇屐訖未果比觀
次白章君西谿梅竹山莊圖恍置身千巘萬壑中洵乎
筆墨之足移情也作圖者二人一爲奚處士鐵生一爲
高明經邁菴二君竝武林妙手俱能詩而鐵生尤予舊
好生平雅自矜許不輕爲人點筆間復讀所題想見盤
薄解袂時故非漫與也聞之西谿之上多隱君子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至有終老而不出者次白豈其人乎予

雖衰而好遊之心未厭將以蚤春良月棹一葉道南漳
逕造幽人之廬汲石隄之凍泉淪秦亭之苦茗相與抗
論古今盡發平生未見書而讀之于時有翠羽啁啾飛
鳴下上與疎篁瘦萼同其清絕輒令人悠然意遠且樂
而忘返噫鐵生不作倘邁菴猶能含毫泚墨爲我補一
席于山窗之次則息壤在彼矣

記沈文慤公遺事

邑人朱哲字堯傳上舍生挈其子繡游京師久無遇栖
遲逆旅一日聞長洲沈公至偵之則文慤也時以祝
禧入都相與別院而居朱與公未嘗有一面之故漫投

刺自通脩鄉後進禮公一見接以溫言且詢居京師何
所爲具以情告且斬公謀一席地欣然諾之明日公肅
衣冠詣朱曰別後有門生某來辭將赴某邑宰未有館
師吾以君薦君卽日行矣朱曰甚善第某尚有一子晨
夕相依今他適而子獨畱苟得偕則更無他顧憂公曰
然吾當再爲君圖之明日復謂朱曰令子偕往吾業致
之某令矣趣治裝旣而某令來謁且致羔雁之儀數十
金剋日就道朱復告于公曰某父子居京師久旅食之
資不可不償外此行李蕭然無辦願公更致某令而請
益焉公頗額曰事急矣奈何卽起入臥內手一狐裘出

曰某令故貧士嚮者之金稱貸不足更謀諸質庫而後辦今慮其無以復應此裘聊佐君可乎朱惶遽固辭公曰無庸老人祝 禧後南還天日益暄固無須此囊乏白金方不能急君爲愧何讓耶固推予之朱竟受裘再拜而別同寓祝太學懋誠目覩其事爲予述之

記張徽縣

張伯魁海鹽人給諫惟赤族裔也少喪父母總角負亢爽之氣稍長涉略書史喜爲詩又好騎射鄉里多以跡弛目之家無恆產嘗悵悵不得志慨然思遠遊直沽訪其友時年甫十七或止之不聽間關抵天津友他出不

遇計益窘轉而之京師託宿逆旅復染疫幾殆久之爲
吳侍郎玉綸所知畱于京邸且爲之延譽時伯魁年二
十尚未昏緣是遂有室家旋爲供事循例得雜職分發
甘肅入總督宜公綿幕一日公譙客酒酣起射鵠子令
伯魁爲觴正伯魁左執弓右挾矢前請于公曰何謂鵠
子衆皆匿笑公徐告曰侯有正鵠伯魁乃連發五矢中
其三一座盡傾自是伯魁之名益著嘉慶二年秋公統
師至達州討白蓮祔賊伯魁時爲岷州尉鞏昌守朱公
爾漢以伯魁有文武才請與同率兵勇五千勦開縣白
巖山賊連七戰皆有斬獲進攻鐵瓦寺餘黨遇伏縱火

而援兵不至衆皆潰散朱守亦負重傷相失敵追騎甚
迫有賊目執白旗持槊跨馬當前伯魁伏積屍下突發
一矢應弦而斃賊少却奪圍夜出復遇飛石中其胷顛
仆懸巖下昏暝中彷彿見其父曰不速去死矣驚躍而
起又創劇不能行扶伏里許復尋得朱守于厓側亦垂
死力挾之走數十里遇援兵始脫于難是役也將卒死
者甚衆朱守得生還皆伯魁力也伯魁今爲徽縣令

記二女

吳氏二女者長曰勤姑次曰三姑父正模其先江南休
寧人六世祖諱萬鍾明季徙浙家海寧縣東長平鄉所

謂小桐溪者也二女自幼莊靚覽詩書略通大義尤慕
古列女之風居恆聞人道節義事輒斂衽傾聽退而相
與評隲乎閨中或欷歔激昂若不能自勝其情者然及
長勤姑適諸生方世琪三姑適太學生金邦達乾隆癸
巳秋世琪得暑疾法在不治勤姑日夜泣禱于天刲股
進之卒不起乃仰藥以殉三姑聞之噉然曰姊乎不沒
而志矣明年八月邦達亦患傷寒而死于是三姑水漿
不入于口者已三日視斂畢卽引繡刀自戡其喉流血
被體而腕弱不殊復竦身墜樓然二女也爲家人援救
瞑皆逾夕而復蘇鄉里莫不詫歎以爲異嗟乎夫死者

人之所難而二女甘之如飴豈其所稟于天者有獨異乎詩曰之死矢靡他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彼非誠惡生而樂死也顧其義有不可獨生耳吾見夫世之同人之樂而不同其憂或平日志相契合至于利害死生之際異其趨者蓋亦多矣聞二女之風能無少忤于心乎其後二女竝以苦節養舅姑而撫其孤勤姑則孤長三姑之孤竟天死亡後是又天道之難諭者正模予三從兄也感二女苦志居恆悒悒不自得故爲之記以慰其心且俟世之有心風教者

遊龍池山記

丙辰夏四月二十有三日晨起與燕亭景辰爲龍池之
遊從桃溪覓肩輿出月臺而東五里至東霞埠居民率
鑿雲根爲業琢之丁丁或載以車聲歷鹿不絕有龍池
下院不及叩緣澗而南又五里至赤山民居數家輿人
入野庵小憩復東南行渡石橋初見小山數重出沒雲
際四圍新翠如沐更東行不數里則龍池簷嶺諸山皆
隱隱在目睫間矣又七八里有平岡遠橫迤邐彎環上
皆短松望之蔚然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又有諸小
山離立于平岡左右參差非一狀自此而前路益曠衍
旋轉入茂林中彌望蒼松翠栢青莎藂生其下高齊人

腰肩輿取徑時出時沒人語雜鳥聲與百谷相應苔可
五六里抵山下有亭翼然當中路乃捨輿而徒進亭林
木益茂喬柯瘦樾危聳天矯攀磴而上又渡小石橋仰
不見天更數百武俄有日光從竹罅中出射人襟袂盡
綠夾道幽磳潺湲縈紆映帶眞一步一清魂也磴盡得
古招提卽禹門禪院壁銜唐太常崔徵捨山建寺碑寺
北向照壁有面南看北斗大字五入山門登閣觀勅
賜澄光寺額蓋康熙年中所給山僧肅客入中庭始聞
鐘聲杳杳出上方知日停午矣徐步前殿中庭杪樛樹
二各高七八丈合二人抱奇崛稍不及吾寧安國寺而

蔥蒨過之不知何時所植景辰言二樹嘗枯死數十年
至天童而復生轉從殿後登講堂披藏經蓋自前明及
國朝兩賜本竝存燕亭亟從僧菟禹門寺志舊板予
與景辰躡衣而登遍歷後院瀟灑無點塵至曲徑通幽
彷彿吟哦出松窗竹閣間竚足傾聽不覺蕭寥有遺世
想無何燕亭亦至同禮幻有密雲等遺相蓋茲山自二
公首唱元風恢宏象教繼是天隱萬如箬庵玉林皆稱
後來之秀今遺響久寂矣還至丈室設伊蒲供觀明時
御賜瓷盃作雨過天青色又有金佛一軀不及見僧請
更遊中上二龍池會日隣下春慮腰腳不繼辭之于是

仍尋舊徑而出爾時天空雲淨策短筇渡石橋迴眺奇峰峭壁丹碧萬狀視來時景象又覺一變憶予年二十許嘗遊于此遍履嵌崱如所謂白雲巖伏虎巖及玉陽臺憑虛閣分賓亭諸遺迹靡不攬其勝迄今忽忽餘四十年青山白雲依然如故而予雙鬢且皤然矣釋氏電光石火之喻不誠信然鄉時一意窮高極險故于近而夷者反若有所遺豈山靈故畱此有餘不盡以娛予于晚景與燕亭博學多聞足跡半天下遊屐所至物無隱情景辰尤熟茲山掌故而妙于語言皆予之益友然則茲遊之所得不更勝于昔乎是不可以不記也

遊張公洞記

予既與燕亭景辰爲善權三洞之遊燕亭復盛言張公之勝于是興勃勃不能遏景辰以事先歸乃以四月二十九日偕燕亭自長橋登舟出城泛東九適微雨風逆舟行甚緩午後過五雲溪訪罨畫故跡溪故以朱藤得名自藤花久絕畫浪亦平故宋陳古靈有不見藤花相掩映鄉人猶指畫溪名之句午後始抵蜀山同遊三夫人廟頗擅溪山之勝東坡祠荒落反不逮矣晚宿溪澗山上下皆陶穴層累如蜂巢中夜火光映溪流可數鷗鷺五月朔日黎明解繹二十里抵湖汊復輿而北度平

疇可三數里遙覩四山蓬蓬雲起宿霧盡斂中一峯稍
高出衆山外或曰是孟山也復前行臨溪得石橋俗稱
解糧疑駕梁之誤耳時日向午塵塏載道瞥見青松短
壑渡橋疾趨無異渴驥之奔泉也又北三五里抵道院
卽天申宮故址老氏之廬八九間制甚陋尋南唐韓熙
載碑不得遂出院令土人前導更北不半里道旁有穹
碑四面乃湛甘泉爲史恭甫作園記舊有亭今廢又北
遵山麓卽會仙巖下巖高百尺峭崿崢嶸作大斧劈皴
幽泉一泓出其下味甚甘冽泉中紫蒲綠芋皆自生自
死巖上多唐宋以來題字大半爲蒼蘚所蝕與燕亭汲

泉洗剔而遍錄其不能識者緣梯讀之復題名石上而去循麓稍東南行可三百武抵後洞洞口東南向不甚高藤蘿下垂清風冷然自洞出若引客者燕亭前導予尾其後從者以次魚貫而入進洞益涼爽路益暗諸人皆蛇行扶伏螺旋以下其隘處輒前人頂接後人趾歷數十級覺境稍廣而愈晦乃敲火燃炬始見穹窿若厦屋者皆瑩白如雪鐘乳四垂五色畢具點滴著衣袂了無汚跡仙鼠飛鳴下上千百爲羣聲若在鐘磬中更折而南百餘武石益怪而奇大者師象小犬馬飛走騰躍又有若旌幢羽葆丹竈玉田種種莫可名狀却轉而右

一穴類小龕深黝不敢進復南行遇側石凝滑不能正履俗稱鯽魚背同行掖予而登俯瞰其旁巨壑不測深淺可方西湖紫雲洞投以片礫則鏗然不知其所底也過此以往漸逗天光一綫乃捨炬信光而行覺逕路漸崇洞府益厪而石亦益奇辭樓下殿不覺已及平坡蓋卽所謂燒香臺者也臺上可坐百人形如玉蓮花至是天光豁然仰眺鐘乳垂垂若流蘇較後洞更瓌麗土人言張公之妙本在鐘乳今多爲陶家剗割又洞口古栴數章不計時代往歲盜伐張公遂童皆山靈之阨也于是由臺北躋級而上攀藤附葛又幾于後人頂接前人

趾矣盤旋經數十折始達前洞洞口怪石撐拄若門若關者數重上下四旁古今人題字殆遍出洞西望善權離墨諸峯出沒隱現于雲霞之表遂下山仍至湖汊登舟則夕陽在篷背是夕宿丁山下沽村醪與燕亭炳燭細讀所錄摩厓題字互述境歷之奇燕亭因言昨歲是月與友人同游張公洞惟是舵樓有擁楫而凝盼者是忿忿惟恐其返之不速今來始得未曾有故知攜儔挈侶各有所當也遂相與大笑不覺霑醉

涉園修禊記

涉園在海鹽縣城南三里故給諫螺浮張先生所勅志

稱烏夜村故址也亭池林木之勝甲于東南而主人鷗舫雅好事又與予有連歲甲寅暮春之初鷗舫招同人脩永和故事以予有前諾也先是壬寅冬予偶游武原購得楊忠愍公手書真蹟在請室中寄鄭端簡公勉以後事者後題跋纍纍皆名賢手筆故爲鄭所藏自明迄今二百三十年未嘗易主一旦落予家慮有所失墜思得鄭氏之賢而歸之懷此志蓋歲星一周矣鄭子羹和實端簡適裔年少有雋才識之數年前意謂庶幾其可託是日羹和亦在會卽舉以歸焉四座傳觀僉以爲善始知予有前諾者蓋以此也旣相與流觴于居然濠濮

間酒中予謁諸君而言曰昔人謂典午名流類多好清
言作達致使神州陸沈其信然歟曰然清言作達果能
致神州乎陸沈則吾未敢以爲必然也竊謂苟清言而
不至于廢務作達而不至于妨教壞俗庸遽足爲世害
哉且如蘭亭一集王謝諸公實爲風雅領袖當日一觴
一咏暢敘幽情曷嘗不以清言作達爲尙更若羲之慕
會稽山水徜徉忘返安石攜妓東山流連絲竹至于立
朝政績多有可觀要之士君子或出或處其風懷氣節
故自有不同匪若後世士習委蛇汚身穢跡媮爲壹切
苟一失足則萬事瓦解爲世所訕笑而爲人主者于股

肱心膂之寄實治亂興亡所關尤不可不慎之耳試觀
晉簡文孝武之時國如贅旂安石一出而強寇殲殄中
外乂安明世廟委政分宜父子姦黨恣熾諍臣弼士誅
夷黜逐略盡而國事遂不可問至今讀忠愍手書與諸
公之跋猶爲之欷歔欲涕故予嘗謂使忠愍端簡幸而
與王謝諸公同時故當金蘭契合把臂入林王謝諸公
設不幸處忠愍端簡之境亦惟有剖心瀝膽見危致命
正簡文所謂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也然則
謂典午之清言作達而致神州乎陸沈夫豈篤論哉諸
君咸曰子言是也盍書之以告來者俾知吾輩斯集非

徒飲食燕衍蓋亦有知人論世之道存焉是日也風日清美不減永和癸丑諸君既觴飲盡歡各有所述而予復爲之記

新葺祖考王方公盧家橋墓祠記

古之爲祠者蓋于家而不予墓後世旣重墓祭則不得不立墓祠先儒論之詳矣祖考王方公之葬踰六十年其孫騫始葺治墓祠于盧家橋之北原奉公暨祖妣蕭孺人栗主而爲之記曰甚矣土木之非易也方吾父力營窀穸旣封旣樹卽相度爽塏將有事焉顧以居憂毀瘠積勞苦致嬰目眚終老不瘳洎小子不幸遭罹大故

勿勿四十餘寒暑左支右詘以迨于今此皆不孝騫濡
怠因循之過也自惟草木之年已餘七十氣體日憊恐
一旦委先朝露上負先人未竟之志以抱疚于無涯于
是略就舊有丙舍之不支者撤而易之凡爲室五楹前
周以垣室中安神座度可布五筵其後東西兩廡及老
屋數楹仍而不改爲齋庖及守者之居他日稍有餘力
更圖鼎新焉經始于嘉慶癸亥冬十一月落成于明年
春三月是不過掇拾補苴爲目前苟完計以云棖栢之
崇觀瞻之飾豈遑計及之哉騫生也晚不逮事吾祖竊
嘗側聞于吾父之訓曰汝祖畢生忠信篤敬孝友一本

天性少好讀書習儒行與從兄誠庵公推求伊洛之旨以理學相切劘先世丁明季板蕩祖父皆隱居不仕或用禹筴往來嘉湖蘇常間公少有目疾故安于布素考爾鳴公嘗築小圃于居之傍清流茂木翳然有濠上致公日夕徜徉其中蕭寥若遺世者平居教子弟嚴而有法祖籍由休寧厚田里徙浙新安舊俗首重家廟吾族自唐左臺公來有大宗之祠有分宗之祠有小宗之祠春秋臘臘恒以不及歸預奠醑爲快悵厚田小宗之祠嘉靖中燬每爲子弟言之輒於邑不自勝又倡議房族每歲按齏引捐金積累爲興復小宗祠計至今奉行不

懈公于學自經史外尤精星命家言自以近方伎不冝
輕道所決者往往過時而驗家罕餘積而樂施予濟困
乏奉二親以孝事諸兄以敬鄉里稱厚德長者此皆吾
父暨吾母程孺人常以教不孝兄弟者也公晚得風眩
疾臥牀者數載捐館時壽六十有六遺命葛巾布服以
殮勿延緇黃作佛事著爲家則蕭孺人以閭行著與公
相莊若賓客公沒悲感致疾不半載而終乾隆癸亥冬
十一月合葬廬家橋之原餘詳家傳嗚呼公之韞崇積
厚宜有以昌其祚自沒迄今屈指七十餘載卽小宗之
祠猶未克復每一思之未嘗不怛怛心恫因齋沐而志

其厓略揭諸祠壁以示我後嗣庶幾夙夜黽勉恢宏祖德久而愈光將視斯役猶一簣之始乎

養餘齋記

養餘齋者從兄東山先生所築以娛老之地蓋取張壯武詩從容養餘日意見旣沒尋遭鬱攸頃嗣孫階陞重加葺治落成之日爰仍厥名示不忘其先也間請爲之記予惟士君子脩身育德自少壯以及長老莫不有所養至桑榆暮景尤當善養其餘良以日之來無窮而我之餘則有所界也顧世之人之視夫餘也每若奇零長剩之物然不知天積餘而后成歲地積餘而后成物人

積餘而后成業孔子曰慎言其餘則寡尤慎行其餘則寡悔蓋聖人之重視夫餘如是是以賢達之流不獨自養其餘并畱其不盡貽厥孫謀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能以其餘畀後也班固曰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謂爲人後者克承其先之餘也夫如是不亦休哉齋故在南樓之西今稍移于東偏軒楹櫺緻刻鏤不施而廣袤視舊加擴庭前雜植四時花木疊以文石齋之上爲山光塔影之樓屢層環列四庫之書略備延名師以訓子弟其東有荷池方廣如鏡臨池築旱舫輔以回廊曲檻清波演漾綠樹紛敷主人嘗晝登乎樓則

海山雲物悉攬諸几案間夕憑乎旱舫則清風徐來明月入戶凡斯皆宇宙自然之餘多取之而不以爲貪者也嗟乎自兄之歿屈指二十餘寒暑而齋之燬亦且十五六載經營累積始潰于成可見養餘之不易而守其餘者爲尤難也吾願自今以往居是室者繼繼繩繩永懷締構之苦心讀書脩業努力以崇明德隨時而愛景光慎守其餘固將保世以滋大若所謂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者豈非養餘之素志乎是爲記嘉慶壬戌冬十月兔牀漫叟譔

記觀李仰槐畫

得明季李仰槐雪棧圖于粥磁者肩上縑素零敗倩善
工裝之神明頓還舊觀圖高五尺四寸幅廣二尺九寸
凡人一十有二驢騾一十有四千巖萬壑高極天咫而
草木蔽虧一望皓潔其人物有踞鞍而相語者有策蹇
而渡澗者有負擔荷琴囊書笈者有杖屨者有解鞍于
逆旅者有憩而授餐者驢騾有奔而馳者有凌競而度
閣者有望驛而長鳴者有負物而爭先者有就櫪嚙雪
若有聲者靡不各盡情態暑月張之令滿堂有挾纈意
署款萬歷己卯夏仲吳郡李某寫按士達字通甫仰槐
其別字也明季以山水人物擅名中吳嘗論山水有五

美曰蒼也逸也奇也圓也韻也亦有五惡曰嫩也板也刻也生也癡也其言深中冑縈如王燾輩之雪棧圖全不知此理故人物惡俗山水無法令人望而生憎先是蘇尹倫孝廉攜宋初陽大戟雪霽圖見眎歎爲傑作勸以善直酬之未幾予亦得此幅戲詫爲高竝兩峰云

記放龜

寧波鎮海縣地瀕海漁者遇潮退獲巨龜于沙墀大若駟馬車之輪用十二人舁歸蓄滂池中十二人者皆漁也思居之爲奇貨西湖淨慈僧破迷游方至四明聞而往觀焉見龜方踈伏沮洳脊穹然不沒者數尺宛轉若

不勝其困破迷惻然思買而放之就漁議直許青蚨萬二千衆以久不售請如約復募衆漁出之池顧池深而龜重合數十人挽之不能動將委而散去俄岸一人大呼曰龜不欲生乎是將買而放之也何冥頑不靈耶言未既一躍而起首昂足奮池水飛立數仞觀者衣爲之濡回視蹒跚已半踞洿池之澣遂力挽登陸仍用十二人舁置海舶載之招寶山下前望大洋午潮適至破迷合十誦往生之咒而送之龜旣入潮巡舶數匝叩舷以元作拜舞狀風旋浪舉衆皆惕息須臾視之則悠然逝矣破迷還傾其橐僅有錢六千衆受之亦不責其餘也

無何有吳估懷三百金往欲買龜取其珠知已放生快
悵以去時在乾隆甲寅歲破迷本平湖人爲人朴誠守
戒行秦小峴廉使官浙時嘗引爲方外交

兔牀外史曰嘗觀剡源集宋咸淳間揚子漁人網江得
龜長一尋櫝之以進蓄水櫝中養小魚千百飼之魚皆
羣湊于龜名若拱伏聽令者然今是龜之巨度不在揚
子亞惜未有以小魚試之者然吾聞麟鳳龜龍爲四靈
之長昔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是龜不遇破迷幾何而不
爲剗腸之薨哉是以西狩獲麟夫子傷之又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其出也世皆知其瑞其處

也莫能羅而致之以相困辱其惟鳳乎而楚狂接輿猶
且歌之以諷聖人多見其不知量已

愚谷文存卷之八